

想家无需理由

□王乃飞

最近,在外面工作的弟弟突然回家了,之前也没打招呼。自打弟弟当兵,我们兄弟间就很少见面了,退伍后他在外面有了工作安了家,更少回来了。而现在他的出现,又让人多多少少有些意外。

兄弟聚在一起,酒席间还没等问起,他却说:“我这次回来,是因为突然想家了,就回来了。”到底是什么,让弟弟突然间就这么想家了?弟弟就说:前几天他和领导出去办事,在一个农家小院改装的大排档里吃饭。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小院子,可他在那里,无意间闻到了

一股特殊的香味。那股香味一人鼻,就被他捕捉到了。这绝不同于他以前闻到的味道,那股香味给他一种久违的感觉。弟弟在城里生活多年,闻惯了城里的味道,可那股香味绝不同于那些味道。他仔细寻找香味发起的地方,突然发现,那香味就是从他身旁的树上发出来的。

那是一棵桐树,树冠上已经开满了桐花,正是初夏季节,那些桐花飘出浓浓的香味来,即使在油烟、肉香的弥漫下,也很难挡住它的清香。他闻着这香味,就想起了童年。这香味伴随了他多少年呀,只是这些年突然就闻不到了。小时候,家里

的院子就有一棵桐树,每年春夏之际,那树上就挂了很多桐花,让整个院子里都香味扑鼻。偶尔有一朵桐花掉下来,拾起来放在鼻子上,轻轻地闻,立即就觉得那香味都流到了鼻子里,那香味并不浓,只是一种淡淡的清香……

弟弟只是闻了一下桐花的香味,便想到了老家,由此思乡之情一下子就迫切了起来。之后,他便向领导请了个假,回来了。

弟弟回家的理由竟是这么简单,只是偶尔闻了一下桐花的香味,就像接到命令似的,回来了。遗憾的是,家里那棵桐树,已经在一年前砍掉了,弟弟回来

也没闻到家里桐花的香味。

我以前读书,读到晋朝有个叫张翰的,只是感到秋风起,就想到了家乡的莼菜羹、鲈鱼脍,由此发感叹:“人生贵得适意尔,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!”便义无反顾地辞官,回到了家乡。当时我甚是不理解,一阵子秋风,也能让人想家?那莼菜、鲈鱼又有多么香,能让他弃高官厚禄而不顾?通过弟弟这件事,我突然就理解了。

其实想家无需多少理由,让一个远在他乡的人突然想家的,或许只是一缕香味,或许是一丝秋风,就能让一个远在他乡的人迈出回家的步伐。

爷爷的油渣

□田田

青菜的碧绿与油渣的金黄巧妙组合,经翻炒后在干净的瓷盘中化作一幅春天的油画,灿烂而生机勃勃。这是爷爷最爱的青菜炒油渣。他总是小心翼翼,又迫不及待,下一秒就能把它们一网打尽!

我们无法给油渣贴上健康食品的标签,即便爷爷爱它爱得狂热。他的饮食健康问题便成了家中的重要课题。

“七老八十老骨头,英姿飒爽好身手。粗识文理又何妨?学海无涯任我游。”这首打油诗成了爷爷每天标榜自己的歌谣。他确实有着让同龄人艳羡不已的身体,颇爱游泳。一辈子当教师的人生经历,让他更为自豪,退休后到处去当文化志愿者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,吟得了好诗,画得来国画;又经常耳听八方之声,了解社会进步。他不断地吸收知识,自称是为了预防老年痴呆。

然而,再多的知识也阻止不了他对油渣的爱,逮到机会就囤油渣——新鲜猪肉、过年的咸肉……无论什么类型,他

总能想出办法变出油渣。我试图通过用健康饮食知识和他辩论,哄着他把冰箱里油渣自觉清空,但总以失败告终。

一周前,爷爷在家庭聚餐时感觉头晕。在我们威逼利诱、软磨硬泡的多面夹击下,他终于到医院进行了检查。爷爷原来桀骜不驯的苍苍白发变得软塌塌,厚厚的老花镜也变得更重了,沟壑般的皱纹添进了几痕疲惫和无奈。检查结果:高压180,低压120。

回家以后,沉思良久,他打开冰箱,五个塑料袋里装满了不同时期的油渣。爷爷把它们小心掏了出来,摆在桌上,似乎是在酝酿一种仪式感。有的油渣因为出锅时没凉透,曾经的温度让它和袋子依然紧黏。爷爷心疼地扶起油渣宝贝们,好像在与朋友认真地告别。

我跟着爷爷走出家门。在碧绿的垃圾箱面前,爷爷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他深情地望了一眼这五包黄灿灿的东西,一狠心,一扭头,把手中的包袱重重地摔进了垃圾桶,扬长而去。

先吃哪条鱼

□李波

老家有亲戚养鱼,闲时就利用网捕野生鱼,只吃不卖,吃不了就送给我家。

一送就是十多斤,活蹦乱跳的大鲫鱼,养在水桶里,要吃就捉起来杀。鱼在水桶里打着花儿,煞是有趣。要吃鱼了,特别凶的舍不得吃,就挑几条有气无力、肚皮朝上的。说实在的,这样的鱼不够新鲜,口感也就不是很好。

为了多养活一些时间,把水桶放在水龙头下,把龙头尽量捻小,滴水增氧。尽管如此,隔天还是会有几条肚皮朝上,呈现死相,那就赶紧捞上来烧了吃。

连续半个月,几乎天天吃鱼,可天天吃的几乎都是要断气的鱼。特别到最后瘦得厉

害,不但不新鲜,而且一点也不肥了。

太太突发奇想,要是每次都挑最凶的吃,不是天天都可以吃新鲜的鱼了?

亲戚又送来十多斤大鲫鱼。这回按照太太说的,每次都挑几条最凶的吃。这样一来,鱼存活的时间反而变得长了,而且每次吃的都是新鲜的鱼,口感甚好。

细细一想,也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:最凶的鱼需要吸进的氧气多、活动的空间大,把最凶的挑出来,就把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氧气留下来,其他鱼就会活得更舒适,存活的时间自然就会更长些。

同样一件事,只是改变了一下顺序,就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。生活处处有学问,还是太太脑子好使。

微观



夏天印象

袁溯

中午停车时,找了个树阴底下的车位,怕车子曝晒后,坐着如同烘焙一般。旁边花坛的园艺工人正在割草,空气中散发着青草的香气。时至端午,阳光白花地刺眼,行人已然是夏装打扮。

李商隐有诗云:“深居俯夹城,春去夏犹清”,描绘的即是此季。夏季应该去郊外,那边会找寻到一种独特的静谧感。浓阴下一阵阵蝉鸣声,不远处的一方水域中,随风摇曳的荷花以及散发出的淡淡清幽的花香,因为绿色植物调和,刺眼的阳光似乎都变得温柔安静了。

年幼时的夏天,会在屋外喷洒井水,然后摆放竹榻或躺椅,人们手持蒲扇乘凉。一直记得街角坐在黄昏里的阿婆,身旁安放着一只竹篮,用江南吴语喊卖:梔子花、白兰花……

猫的翅膀

钟云雀

邻居有一闲猫,除了见它在附近转悠外,从来没见过它捉过老鼠。其实,我们附近一带,有大量的剩饭剩菜,加上邻居还有几家是弄鱼为生的,剩下的鱼头鱼尾鱼刺,足够一只猫饱食终日了。

有次我见它伏在马路边,专心致志的样子,我以为它嗅到了老鼠的踪迹,会有一场大动作。我躲在一旁,只见从天空中落下一只麻雀,那只雀儿警惕地望了几下,然后放心地在路上啄食。吃得正带劲时,猫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了过去,一口咬住了麻雀的翅膀。麻雀一挣扎,掉了几根羽毛,落荒而逃。猫儿含着羽毛,仍然不肯死心,一直匍匐在一角,等待另一只麻雀自投罗网。可惜,再也没有麻雀轻易落下了。

懒猫就伏在那里,盯着天空飞过的鸟儿发呆。它那呆劲别有一番神韵。也许,不仅是人类,“丰衣足食”的猫儿也想拥有一对属于自己的翅膀。

行为艺术

李爱婷

昨晚路过那条老路,发现烧烤店在给一头成年的羊剥皮,几个男人吃力抬它,抬不动就在地拖。羊血已经放干了,只剩惨白的裸露的皮肉。羊闭着眼睛,唯一看出它生前活得不错的是颈部还没拔干净的羊毛,亮亮的。我认真看了一眼,然后骑车走了。跟在我身后的朋友,看了半天才追上来。她说真残忍。我立即回应,可是羊肉鲜美啊,它生来就是一盘菜。

烧烤店无法从后厨直接冒出许多羊来做原料,必须进货。进了货,还得从正门进,免不了要被人看见。说血腥也好,不雅观也罢,把它看作是烧烤店的行为艺术好了,至少间接证明,有一部分羊肉货真价实。只是,我知道我的朋友要有一阵子远离这家烧烤店了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NEW SUPPLEMENT
245号



《甘南印象》黑白木刻 李青

东园载酒西园醉

□冯娟

新近认识一个女孩,正职是游戏公司首席文案策划,业余爱好是做菜、读书、喝酒、酿酒,她还慷慨地将自己的拿手菜色、酿酒秘方,手绘出来,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挂在网上。比如在介绍如何制作樱桃酒时,她认真地从准备玻璃樽、采购新鲜樱桃谈起,一直说到要加入酒的比例和酒的种类,详细周全。看到的当下便喜欢得不得了,立刻引为知己,当即修书一封过去,表达自己欲结缔俞之交的愿望。

我是比较赞同一杯在手的。生存的压力,生活的陡峭险峻,职场的排挤倾轧,夫妻恋人间的误会争端,在这一排排的山海重叠之下,十分必要,也完全需要一杯薄酒的温软调和,恣意轻狂。争夺又怎么样?运气背又怎么样?疼痛悲伤又怎么样?哀婉凄凉又怎么样?一杯热酒下肚之后,你也可以自负傲娇地轻叹一声,喏,我原是可以一点都不在乎的。

但最喜欢的仍然是寒冷的冬夜里,温一壶老黄酒,就着一碟花生米,闲坐一个晚上。窗外寒气袭人,冷雨萧瑟,室

内桔黄灯光和着酒气,暖出一场安适和温情。不谈事情,不思过往,只是纯粹坐着,喝着,一任温热的黄酒像烟花般在体内盛开,享受那微醺中的惬意和放松。日间常挂在脸上的僵硬面具在此刻自然碎裂脱落,拘谨的身形逐渐柔软,也正是在此种舒展安逸中,方才能真正浮现出一个人作为人的庄严和端美。

翻开唐诗宋词,从那发黄的书页间飘荡出来的必定有一股浓郁的酒香,酒像一个轻灵潇洒的身影,不时地在先贤们的诗词中出没。我无法了解,到底是酒精的炽热缠绵点燃了诗人们深藏于心的诗情画意,还是他们本身蓬勃旺盛、凛冽恣意的才情,需要酒这“绵软如锦缎,锋利似钢刀”的杯中佳酿来调和来点缀。总之,诗歌与酒,酒与墨客,像两朵并蒂而生的莲花,将中国文化的芬芳带向了更深处。

我们无法拥有古人的才华和情怀,但却可以效仿他们的洒脱和豪迈,在兴起欢畅时,在疲惫低落时,亦可在失意孤独时,执酒擎觞,把酒对月,小酌亦好,狂饮亦可,只为不负岁月一场。